序
記
跋
雜著

雲石遺稿

五

雲石遺稿卷之九目錄

序

奉瀘三從第九兄敬汝徹永氏東遊序
送內兄洪癡叟學士起燮行臺之燕序
頤齋集序
俛仰集序
生六臣先生合集序
彛齋實記序
西齋集序
東國闕里誌序

金海金氏族譜序
長興馬氏族譜序
忠州朴氏族譜重修序
節度使李公(益達)遺稿序
青城集序
太湖集序
青松詩集序
林處士狀後序
贈權學士(大肯)赴北幕序
伯氏石厓先生周甲壽序

李白澗晦淵周甲壽序
奉朝賀淵泉金公履陽回榜宴序
經山鄭相國元容周甲壽序
伯氏石厓先生七十賜几杖壽序
東援人物考序

雲石遺稿卷之九

序

奉贐三從第九兄敬汝徹永氏東遊序

高城通川之交有千佛洞一名萬物草石皆狀物故名其蹟自鑑湖楊萬古始然土人衲子常諱而不言世莫得其眞焉今所謂萬物草之在溫井嶺者盖非也據鑑湖所記洞府雖甚邃尙可尋也徑路雖甚險尙可躡也好奇如劉阮禽向之輩宜若有涉其境者自三淵諸公皆未之及何哉鑑湖故高士遊方之外斯言也殆寓言也抑果有之而非凡夫可到故爲造

化者所珍秘也耶其或如釋氏之多寶道家之還丹
非明師的傳則終不得其門而入耶又或如海樓山
市怳惚然疑望之若存就之若無者非耶嶺東人言
親見者甚多及叩其狀言人人殊莫之適從吾嘗東
至于海上考圖誌摭傳聞庶幾遇之而重巒疊嶂流
雲杳靄之間到底皆鑿空耳歸而忽忽若有失今已
十有餘年每秋風乍高意未嘗不在此也今吾第九
兄將遍閱嶺東之勝其行也問吾以會所見者凡吾
所見夫人而皆見何問之有吾所未見而疑未决者
乃千佛洞也吾欲以吾九兄之行而取徵焉九兄有

心人也試因鑑湖記而覓之吾方理展以俟不然千
佛之說荒矣

送內兄洪癡叟學士起燮行臺之燕序

書狀之職匪專命而已尤以觀上國爲重故其回也
以耳目之所及者錄聞于朝號曰別單實故規也此
周官小行人使適四方所採風俗善惡各爲一書以
反命于王而春秋之大夫相朝聘也亦必以刑政典
禮覘其國者也然而異國之人旣不能以言語相通
儐饗會同之際恒慥慥乎禮儀之或愆而乃其城闕
之壯人民之殷綺羅珠貝之富且麗洵足以應接不

暇尚奚論於治亂之數哉是以雖詢之以象胥購之以銀貨每患其不得要領而聞見別單遂爲應文之具惜也嘗試論之今日天下之事不難知已授曆大政也冬至舛差月無中氣而莫之正書云俶擾天紀者殆近之經學文章關世運者也近日東來之書典雅之作盖絕罕而藻華粉飾詩爲甚焉其經術者剗裂箋註號爲考訂而理與義反晦世衰文弊至是極矣奇技淫巧先王所禁而侈靡玩好無用之物日鶩燕市或波及於海外若其邦幣商貨漸至薄劣較之近古萬萬不逮此正叔向所謂故室美而新室惡也

夫何待入國而後其敎可知也耶且康熙之建元六十載矣乾隆之建元六十載矣相繼而享天下若斯之久也地東至于黑龍江西踰哈密北則沙漠之外而南之緬甸臺灣並爲內服幅員之廣又莫盛乎此時也崇極而圮天之道也意者華夷消長之運已屆而中原恐自此多事矣吾東方最近遼瀋天下有變賓先受之漠然無陰雨之備有以自彊者此計之失而覘國之術亦疎矣是可與不知者道哉內兄癡叟學士以才智辭令膺行臺之選將赴燕故余自忘其迂且僭而爲之說若此盖不敢以衆人望癡叟也癡

叟識時務者其於古行人之職必思所以擧之而能不以汗漫瑣細之言歸復乎吾　君則斯幸矣

頤齋集序

以詞章名家而不能究理氣象數之原者曰舍本而取末以訓詁專門而不能攷名物制度之實者曰有體而無用皆非通儒也儒之可通者夫有量哉本末該而謂之學體用備而謂之道博於斯二者而謂之通儒雖然不加之以反約之工則實與聖人法門相差此眞正吾儒之難也以余所聞黃頤齋先生殆庶幾焉公以特異之姿厲志窮格治易旣成推其餘以

及曆象樂律字義算術之類靡不覃思研精冥搜默
會洞貫源流作爲著述凡數十餘種多有前人未發
至於性理釋疑羣經講義劄錄諸篇又皆平日體認
心得之程課而一以紫陽定論爲宗者也豈古通儒
由博而反約者非耶公奮海陬少工於詩文名聲藉
甚及學渼湖之門同門者莫或先之時朝廷修文獻
備考書以公諳練國朝典故多就質焉大臣爲摠裁
者薦于 上屢賜對盛加奬諭 正廟在 春邸公
列於僚屬而 文孝世子之冊也廷議公可備輔導
特召之既歿湖南人有頌其先世忠節者引公言爲

證部例將道查　上曰黃某博聞稽古道臣採實不
如某一言遂　贈其人嗚呼公雖位卑跡疎未克有
所展施其見重人主乃有卿相大夫不敢望者非公
實德實行其能之乎亦可謂儒者榮也然今之爲士
者或不知頤齋爲何如人獨遺書之寂寥者耳公之
孫秀瓊甫懼其愈久而遂泯也刪繁選要付諸剞劂
徵序於寅永盖我先人好易嘗與公往復論辨故疑
其有得於緒餘也記昔童丱之日侍先人語易先人
曰吾於易見一黃永叟永叟名儒今亡矣爲之歎惜
者久之永叟公字諱胤錫寅永由是得聞公姓名而

顧學識淺短何能有闡發者惟先人言歷歷在耳尙可曰吾有所受歟

俛仰集序

歲己丑仲冬余在湖南之察營有昌平人宋君在悅自京師還以我從祖兄北海公書爲介乞序其先集時公歿浹旬而其行滯道路間不知公已逝公之書於余亦止此余發書而泣曰遺託也不佞固不文何忍辭謹按其先集盖古名臣議政府右參賛諱純所著述而末附遺事標以俛仰者也俛仰亭號在潭陽府南十里卽公暮年退居云公仕於　中　仁　明

宣之際凡六十有餘年躋九耋踐正卿爲朝野所尊仰其齒爵有如此者公之庭對也考官靜菴諸公咸曰季雲後無此作季雲者濯纓金公字也逮　明廟中年聞詔使至驛召公與退溪石川將應之其文章有如此者雖然齒爵之於人亦有偶然相値而文章末藝也皆不足以古人不朽者擬議而有所輕重於公也公始忤於衮貞之黨幾不免中爲安老所擠而元衡用事竟至竄逐惟彼三四權奸方鴟張也指顧而榮辱判睚眦而死生决刀鋸桁楊項背相續夫誰有異同於其間而公終始一節棘棘不阿涉歷之危

且險有甚於瞿塘卭崍其能全保安享天佑耳非公所自料也然則公之所以不朽在此不在彼也昔劉賓客一詩人也史以歷事六朝爲盛典劉元城名在黨籍猶謂之完人以公名德之盛福壽之隆方諸二劉可謂兼之而有加焉者是集之必傳無疑也世以栗谷 經筵日記一段語或疑之乃銓長洪曇引公爲都憲欲攻士流也但其所欲攻之士流無過乎松江鄭公而松江之於公敬慕推重殆以門生自居則松江非匿怨人也公所見疑無或如日記中休菴白公之歷辨者否耶又或公爲其所引而不與之詭隨

心跡之間似然而實不然耶有不敢强論於百世之下而竊以其書法考之正譏乎洪氏也曷嘗有臧否之及於公也哉公生平以道義相詡者如退溪聽松執友也後進則河西玉溪思菴松江也北海公撰公狀至此釋之曰觀其所與噫斯言也可以盡之矣

生六臣先生合集序

嗚呼哀哉士當　莊　光之際惟有死耳爲　上王可死爲君臣大義可死其不死者雖銘之以旂常享之以鐘鼎天經人彝固已絕矣欲無死得乎今以
先王御定　莊陵配食錄考之正壇之祭三十有二

人別墠之祭二百三十有六人要皆死其死者然成朴六臣爲之最是所謂死六臣也六臣旣死復有六臣焉其人雖不死其節與六臣之死相上下故世遂稱生六臣以別之盖耕隱李靖簡公孟專漁溪趙貞節公旅觀瀾元貞簡公昊梅月堂金淸簡公時習文斗成靖肅公聃壽秋江南文貞公孝溫是也或托於盲聾或淪於漁釣或杜門而斷交或棄倫而逃禪或痛禍而趾先或上疏請復　昭陵隨其所處制行各異而至於自靖其身自盡其分撑天地炳日星則死生猶粗迹也我　先王嘗於致侑之文歷敘諸臣而

褒之曰死六生六爲臣盡臣嗚呼百世之後尚論者庶可折衷於聖人也耕漁兩公之裔相與謀曰吾祖與觀瀾諸公生同志死同傳贈同秩享同院獨不以遺稿同其編輯欵典也而況死六臣合集義例可爲據乎遂撮諸公詩文之涉　莊陵事者附以記實總爲一集集旣成耕隱十四代孫湋因兩家僉議千里踵門問序於寅永寅永竊以爲六君子之德至矣固無論已乃若配食錄　御定也考之以金匱之秘牒參之以石渠之博詢旣詳且備宜無所遺佚而　聖敎猶曰忌諱弘多傳聞易爽以此觀之當時斧鑕之

下草澤之間成仁取義而史失其名姓者又當不知爲幾人太史公曰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名益彰愚於六君子之於我　先王亦云

彝齋實記序

盖自程朱繼作聖人之道復明於世欲求入道之門惟程朱書是已然而聖人之道載於經經之所傳有源也有委也源也者如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詩禮春秋莫不各有所自也委也者如馬鄭賈服諸大儒因其傳得有箋解然則雖程朱之紹聖統述聖學非是無以據也故學記曰祭川也先河而

後海卽源委之義也譬之醴酒之於玄酒割刀之於鸞刀莞簟之於藁秸其用與尚有不同焉則禮之貴本也亦久矣我東方程朱之學輿於圖冶以暨本朝羣賢旣倡明之復演繹之至于今家誦戶習而其源實出於白彝齋先生先生名頤正高麗忠烈王朝登第官僉議評理封上黨君謚文憲公嘗從忠宣王如元得程朱書東還益齋李齊賢恥菴朴忠佐等皆從之學世以海東夫子稱之夫以程朱書上泝聖人者由先生始此其功豈漢儒傳經下哉當是時九齋之敎莫振八關之俗已徵戎馬在郊海會在舄士不遑

讀書者垂四十年獨先生卓然自立闢破昏蒙以啓
斯文之關鍵則其爲東儒之源不可沒也先生後孫
東爀甫錄遺詩一篇及聯句之出於東文選者附以
麗史所載諸家記述合成實記一弓要不佞序之不
佞不學後先生且五百有餘歲而先生討論探索之
旨皆逸而不傳烏足以發揮之也謹按先生是文簡
公文節子而文成公安裕高弟也擩染薰陶已自有
本苟非然者何由能眞知聖人之道在程朱書若是
乎嗟乎文簡賢父也文成賢師也人而無賢父師其
有成就者鮮矣夫

西齋集序

昔在 英宗初元羣賢彙進懲討畧行而辛壬源頭尚未及洞劈朝野守正之臣莫不以此爲第一義而上方務包荒之度欲咸宥而并生之直言讜議多格而不用然亦無置極典者 上於忠逆界分已畢燭也若故司憲府掌令特 贈吏曹參判西齋任公之禍獨何也公之上萬言疏在丙午懲討時其大旨無異也其罪至於誣 先王其律至於竄而棘而鞫而瘐終 英廟世莫有能更辨者天乎人乎其玄孫憲晦甫抱其集新印者踵門而請曰我祖幽冤百有餘

年矣逮　正　純兩廟丹書洗矣華誥宣矣惟茲遺
集之成不有弁卷者發揮則其何以徵信也且當藁
屍之出也子之曾王考景獻公實庇之此誼不可孤
也余拱手曰有是哉寅永固不敢辭況　兩朝授受
之正百世義理之嚴咸於是可證乎嘗試論之公之
死非　英廟本意也黨人搆之也非黨人搆之也天
也苟使公言得行於當時則丁未之局未必變戊申
之役未必興乙亥之案未必勘而朝廷士大夫圂圂
混淆之患亦無從而起矣由其禍未悔而亂未艾也
故　英廟始敎旣曰非某誣之渠輩誣之也又自嫌

疑之說入而獄日急元老諸公力爭之莫能獲豈非天哉雖然黨人之搆公不過一亂一治之尋常一句語也何嘗彷彿於誣 先王而必以抉摘揑合者爲可居之貨可操之欛乎公疏固光明峻正黨人之所深仇而其意不在疏也不以誣 先王爲罪不足以脅持上下掩諱疾之罪滅建 儲之功也古有用此術以濟其奸者章蔡之於祐符羣賢魏忠賢之於楊左諸人是已搆公之計盖祖于此若是者謂之由於人亦可矣嗚呼天所以成就公以此疏也人所以陷害公以此疏也天人之理有若相舛而及其公論定

直道伸其爲鬼爲蜮者無所逃於霄壤則彼欲以人勝天不已訛乎宋綦崇禮撰鄒浩復官誥曰英爽不亡想生氣之猶在奸諛已死知朽骨之尙寒是言也殆爲是集設

東國闕里誌序

闕里魯曲阜地而聖人之舊居也後之誌其地以述聖人固宜此　明弘治間闕里誌所由輯也然吾東之又有闕里誌抑何哉粤在我　正宗大王以聖人尊聖人就聖人之後之基建祠以祀聖人額曰聖廟命其地曰闕里在今水原府之南九井里卽聖人六

十三世孫文獻公瑞麟講學處孔氏之居吾東自元翰林學士紹始而文獻公爲其後也然則因孔氏之基表聖人之祠亦可謂闕里也夫子曰吾其爲東周乎釋之者曰興周道於東方魯非周也而曰周也者由其爲周道之可興焉耳今我闕里之稱與魯之爲東周何以異哉夫子欲居九夷釋之者曰箕子封於朝鮮東夷之地也則聖人之意未始不以吾東爲可居也此可以質聖人矣文獻公後孫明烈甫遵　先王之義起倣舊誌之發凡首之以聖像廟制祀享之式次以國史野乘凡爲孔氏典憲者旁搜博採編成

一帙以爲東國闕里誌以寅永先人嘗銘文獻公墓
述其誼俾爲序寅永不敢辭拱手言曰昔柳若謂子
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盍慎諸推
是義也凡爲聖人之後者當如何也其學易也其志
春秋也其行孝經也其言詩書執禮也六藝之義尙
可考也四教之旨尙可遵也苟不於斯乎慥慥而徒
以廟堂禮器儀文之末與　列朝之恩澤後承之派
系謂可輝暎於百世則此家史也非聖人書也聖人
不云乎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
哉

金海金氏族譜序

金氏貫金海府者二其一出駕洛駕洛今金海也其一出新羅即敬順王後孫金寧君諱時興裔金寧亦今金海故也自金寧君八傳而得吏曹判書忠毅公諱文起殉于丙子六臣之禍長子玄錫死之其事載莊陵配食錄而考之譜公有五子長派與第五子并入於收孥餘三子幸而免其孥也固宜其免也不可詳或者逃竄四方藏匿系冑如漢李燮之事否歟當時亦有慘被誅夷能保其宗祧者於公奚疑焉然公之子姓多已降在皁隸不敢與古名閥齒者盖三百

年于兹矣掌故家殆不知金海之金原有駕洛金寧
之異嗚呼悲夫至我　英廟朝始復公爵秩　正廟
朝又賜節惠之典然後公家乃復與朴醉琴鄭忠莊
諸公之後無差殊焉世誰以中經淪廢少之哉今其
五派之散處者合力成譜以推其本以達其支又以
自別於駕洛之譜洵金寧氏之再盛也譜旣刊公之
十三代孫上舍翊龍甫自海西之鳳山遠來訪余曰
昔者忠毅公遺事之編也子之先人實有所論撰者
子於我譜事復爲弁卷之文則足以述先好也惟子
圖之上舍君余之久要也勗以義有不容辭遂作而

言曰忠毅公之精忠大節軒耀宇宙可百世勿替也是以往往有杜正倫郭崇韜輩妄托門望至冒籍投牒不知其爲耻也斯由宗法壊而族師失其職焉耳是譜也溯源於新羅而不敢祖敬順王者大夫之禮也謹錫土之義肇于金寧者所以辨族類也嚴分房之規統于忠毅者所以明親疎也自是以後澆濫眩惑者將不能復容於其間而闔宗之昭穆秩然有敘其於敦倫厚俗之政不可謂無少補也豈止金寧氏之幸也已乎

長興馬氏族譜序

氏姓之本以遠爲貴故晉范宣子亟稱於豕韋唐杜
而太史公自序上陳重黎則氏姓貴遠固尚矣我東
巨族立譜系述祖先槩自麗朝以來而馬氏貫長興
者獨以箕聖從東之臣爲肇祖古所云韋杜重黎不
足道也然玆事不載史牒雖略之可也中世有馬黎
者佐百濟始祖職左輔名列十人受封於馬斯良縣
縣屬長興其子孫因爲長興人稽之誌乘確有可證
非如箕聖從東之臣傳疑也然則歷于麗濟于濟以
守其氏姓者凡幾族哉本朝有長興府院君諱天牧
用材武事我　太宗策佐命勳際會隆盛而近世寖

微不振或以其源甚遠不能無興替而然歟夫自箕
聖從東之臣至百濟左輔爲千有餘年而得一人焉
自百濟左輔至本朝長興府院君爲千有餘年而得
一人焉何其濶也此其間豈眞無英俊賢豪之傑然
不朽者而譬如逝水浮雲澌盡而莫之徵靡他也譜
不明也余少與馬氏之裔祥麟甫有雅分而其先世
有殉節事亦嘗爲文字役今其胤廷讚方修其譜千
里繭足請所以弁卷者余舊柱下也其職在辨別氏
姓且念昔誼尤有所不可辭遂拱手言曰子毋以近
世寖微爲也馬氏之先嘗顯矣顯者之後將復有顯

者而譜既成皆當赫赫彰著于世有不待千有餘年
而始得一人也子毋以近世寖微爲也是可序

忠州朴氏族譜重修序

朴爲三韓著姓郡望數十摠謂之新羅之後盖朴之
得姓自赫居世始也雖然惟景明王子諸派能證其
源而其一貫忠原云按是說也質之史殊不合譜以
高麗副正公諱英爲肇祖其上世亦傳疑也是知古
之人疎於譜也新羅之制王族曰眞骨爵秩儀章與
凡人截異如幰用文綾紗鞅用絁絹布用二十六升
室長廣二十四尺而分理國內號州主郡主是也此

其間必有偉人傑士之卓然可述者矣而莫之傳豈非譜不立之過歟入本朝系始可詳訥齋先生其尤著者也至其猶子又得思菴先生當 穆陵盛際位
上相淸名峻節蔚爲士林領袖至于今論賢大臣事莫有居先生右者忠原之朴氏遂稱名閥無待乎徵之羅麗之遠也且國家煕洽甄拔故家修名臣後祀而思菴故無繼族亦不振殆無簪纓之顯者君子惜之今其宗人以前譜已經一甲後承益蕃因其舊例而續修之問序於余記昔尤菴宋文正公銘思菴之墓文旣成碑未及刻思菴之旁孫有防禦使瀅將捐

倖經紀要我先大夫書之石先大夫嘉其義樂聞而許之未幾防禦公歿其事便寢余以是竊有感焉不敢以不文辭

節度使李公益達遺稿序

不佞嘗任完閩與府人士李生茨一熟因得其先祖節度公諱益達遺稿讀其書想其人蓋亦骯髒而負氣義者故于心未能忘也後幾年生袖是編欵門請弁卷者不佞以心所未能忘諾之然荏苒遷就且十年矣今年春生又來謁曰某今不利於禮闈歸且老願奉原本藏于家不佞既愧謝已取而敘之曰公郎

仁　孝間名臣之不幸者耳方是時國恥未雪天下事未判而西北之釁訛騷日棘材勇武力之臣爲國家所急故公乃舍筆就弧慨然慕班定遠宗元幹之爲人而事已乖矣斯所謂不幸者非耶第其寂寥文字中有上　孝廟疏曰受辱北庭不啻會稽者千載之下足令義士齎涕而未始不啓發　聖祖之志事也至若與金公佐明書論湖南貢額比湖西爲偏重悱惻痛切悉中時宜有素抱經濟者不能及是固我先王干城腹心之所作典而公亦由是而自見則雖謂之幸可也而言議事功竟無所有施名姓不稱於

掌故家雲仍流落未振則洵又不幸之甚者也古人曰韎韋之君子不佞於公亦云

青城集序

寅丞先祖父文翼公嘗使適日東矣幕府賓從號稱當時之選然余能逮及者惟徐大將軍有大任節度屹元玄川重舉與成青城諱大中耳徐大將軍貌魁梧音吐洪亮嶷然有山嶽不可拔者任節度如野老恂恂而倘氣節意不可壹世元玄川喜言詩篤於故舊每酒酣輒感慨下淚而青城之風流文采郎又神仙中人皆余幼少時耳目覩記而忽忽五十年矣嗚

呼世復有髣髴此典型哉雖然余所最習者青城也青城美容儀善談論方其神逞意浹傾倒淋漓纚纚數千百言根柢六經摠括百家而和易之氣弘長之韻又足使聽之者自然樂而忘疲余雖不才猶能識文章家有此門路青城之餘也竊謂文載道也詩言志也欲載其道欲言其志則自有當然之則不易之理不容人私智曲見穿鑿作爲故夫子曰辭達而已矣書曰辭尚體要達者通也體要者典重也舍此宅求非所聞也青城之言曰古文簡而鬯今文俚而晦古文質而腴今文華而枯又曰聚材博而用之約會

意實而施之虛取辭險而脩之夷鍊字奇而安之馴
又曰文謂之文詩謂之章詩文不備未可謂文章也
又曰古文所禁者三稗史也語錄也俚諧也三者不
去古文不可復也以此平昔所論味其旨意豈所謂
達與尚體要者非耶青城用文章最受　正廟恩顧
嘗賜之御評曰醇醇也者正而不駁也爲文章正而
不駁亦可矣青城所著述甚富其胤研經齋海應約
爲十卷將入梓未就而歿其孫憲曾於持哀中成其
志問序於余余淺學也何能於前輩有秤量也其託
名不辭者槎上誼也

太湖集序

洪吏部大深既編其王考太湖公集將以其先考參三齋君詩抄附之洪氏舊有耐齋集附其從祖弟愛懶齋稿義例而愛懶公乃公曾王考故取而倣焉盖亦公遺意云大深謂余爲公中表昆弟嘗以弁卷者相託今其墓草已宿而集始成其季父參判君又以其所託者申之余有成言於逝者矣何忍辭嗟乎太湖公擧一世稱金玉君子人也顧未能展施於廊廟館閣之間參三齋偉器也不幸而夭而大深敦厚有長者風又未獲年夫太湖公以下三世位與壽皆不

稱其德者也雖然吾外氏自乘朱輪綰墨綬至逢掖丱角之長就者無慮爲數十人人文之盛方未可涯量是惟公子若孫會而卽公純於孝而不食之餘也公胞而失怙事慈夫人能以色養至老白首如嬰兒故我先人侑之曰使天下孤呱之母莫不願有子如斯人嗚呼可謂孝矣況以韋平之閥潘衞之姿淵雲之譽不啻如麟祥鳳瑞而棲遲蔭途階不過下大夫其施諸後有不博且厚哉古者不朽之敘立德先之立言爲末孝也者德之原也文也者言之著也則公所不朽在於此不在於彼固不待言與文而傳之也

然而公於斯亦自有必傳無疑者公稟質絕異少好學未弱冠已厲志爲古文辭凡有述作必自出規矩不欲處前人廊廡下故其屬辭也雅而則其造語也奧而潔一有涉於卑鄙陳腐詭奇不典者必掃絕之無遺曰與其華也寧質與其穠也寧淡鏟釆歛藻精光內腴咀嚼之久可得其眞趣是以其詩與文發之愈簡選之愈約今所編定者因公手自存刪而撰次則是集之傳公已命之也余於甲子春拜公於梨湖之上公歡甚挽之宿爲言其生平著述甚悉燭跋未已時參判君與大深在傍侍後未得從容陪奉更如

此而忽忽四十年所文術無所底猥敘公所以傳後者感念疇昔怳然若有會于心無或公以堯夫先生自居而視我如歐陽棐者非耶

青松詩集序

狂病心也人誰欲病其心以爲狂也雖然士生非命之世往往有佯狂而避禍者佯狂自箕子始易所云箕子之明夷利貞者也箕子聖人也佯狂權道也惟聖人能權而不失其經不然未或不放倒昌披長往而不可回又或終不免於禍故夫子曰邦無道危行言孫此吾儒不易之法門而亦所以避禍也曷嘗以

佯狂訓哉以余所聞如鄭公子堂卽佯狂中一人也公以妙年材學發軔於　成廟作興之際與金濯纓李忘軒諸公相上下蔚然如麟祥鳳瑞而不幸值廢主失德乃以詼戲嘲傲卑穢之行自甘於陸沉至偷梨竊餠而不顧也能以是獨免於戊午甲子之斬伐世謂公爲佯狂以其時考之誠然然　中廟改玉朝著淸明亦足以無狂矣公之爲狂自如也其所謂佯狂而避禍者其然乎否乎可以狂而狂猶可及也可以不狂而狂不可及也嗚呼是難與俗人言也揚子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此公前日之狂也孟子曰歸

潔其身而已此公後日之狂也雖曰反經合道可矣烏可以吾儒法門之不若是小之哉公有詩集幾卷累經兵燹幾無完本其後孫潞甫懼愈久而愈泯也就舊刻畧加證正將重印行之問序於余余讀之卒業歎曰斯詩也淡而雅正而有體殆非病心者所能爲也旣又悲世人只知公佯狂而不知公不專出於佯狂也畧爲之辨以俟尚論之士云爾

林處士狀後序

行莫高於孝孝莫尙於顯親顯親莫尙於立身揚名爲人子者孰不欲出而事君得祿位以光寵厥父母

哉父母之望子亦惟在是是以有奉檄而喜者有不擇祿而仕者不如是不足爲子職也然而枉道而干進屈志而趍利曰吾所以爲此爲親耳雖軒冕鐘鼎日進於前君子不謂孝也君子得則三牲之養不爲泰不得則菽水之歡不爲儉適於義而已昔尹和靖撤舉業安貧樂道以養親親悅之師詡之至後世稱其孝由是觀之道義之顯其親大矣何必仕宦然後爲孝乎湖之南有林處士純孝人也家雖貧親極滋味既老居憂哀毀踰於節而氷魚血指猶踈節也處士爲文章早有聲譽科與宦可俯而取之甫十八赴

禮闈忽折券而出去之若浼也專意事親隱居以沒身古所稱內修重於外慕者非耶使斯人者從事乎賢師之門如和靖之於伊川則其造詣成就將何如也余於處士之玄孫啓洙甫有世好得其遺事而讀之曰此眞以義而養不以非其道苟於顯親者也旣又惜其久而或泯也畧爲之敍處士諱粲和晩而築亭號泉石詩以志之尙論之士多追和云

贈權學士大肯赴北幕序

竊嘗以爲仕宦當作評事遊覽當入六鎭而今人槩謂之苦衙苦役避之不赴可慨也已夫以家國之戀

而覊旅之久氷雪之冒而關塞之遠較之於房闥安閒帷幄雍容則誠苦矣若其所當之職所臨之地異於是戎衛而管學政文服而贊軍籌監蕃市則可以抗督撫也閱秋防則可以轄防團也近例尤高其選非經翰閣記注之任者無得擬議而六鎭處東北一隅左白山右瑟海極天下傑特茫洋之觀故曰仕宦當作評事遊覽當入六鎭也余曾按廉到此而潛形匿影辛楚萬狀且其公家所幹紛綸忙迫不勝其酬接則奚暇以宦遊論哉時余强仕也苟使余作評事入六鎭其裘帶之所以怡神桑蓬之所以快心斷不

然也是以雖老不能忘也權學士季搆停金華之步撤蘭臺之班以是任向是地是固常情之所苦也余未知季搆苦歟否歟季搆傑士必不爲流俗取捨之態余故道余嘗所經歷者以慰其行季搆歸當自知之不待余言也余記正宗盛際季搆之王考尙書公分司于沁沁有史閣適余先人奉王命攷史而申通判光河吳內翰泰曾皆一代詩人也賓主唱酬傳爲美事今於季搆之行余又烏可無一言以述先誼也

伯氏石厓先生周甲壽序

壽酬也酬其養也養之以可久其壽長壽之理也人老曰壽物久亦曰壽其壽於物也龜以息壽龍以神壽鶴以玄壽鹿以蒼壽此動物之壽而植物之壽莫有壽於靈春之壽道家曰桃壽三千年一結實芝之壽而肉梵家之栴貝亦㝡壽木也石堅故壽金剛故壽玉潤故壽琥珀輕而瑩故壽甲壽三百晝壽五百書壽倍晝壽況人以道養壽壽可量哉勾漏之人壽砂也南陽之人壽菊也抱精者壽食氣者壽吸日月之華者壽餐草木之英者壽南極壽星也所臨之地其民多壽茲豈非養壽之證耶放品經云豪林之墟壽

四百洞陽之野壽三百六十浩素之壟壽六百朔陰之庭壽三百阿含經云忉利天壽千歲摩天壽倍之兜率天壽四倍之至有想無想天壽八萬四千劫而壽極矣然猶二氏誕語耳人壽百歲曰上壽八十曰中壽六十曰下壽自六十以上皆可謂壽也凡傳記所載列仙之壽固勿論已至若太公壽百五十二召公壽百八十畢公壽百有餘確有可據又若漢張蒼之壽魏羅結高允之壽蜀范長生之壽唐于伯龍之壽宋譙定之壽皆以久壽聞其餘耄期之壽不可僂數而 皇明魏驥劉健兩公尤以德稱壽香山之會

自壽七十四至壽百三十六至道之會自壽七十一至壽八十五耆英眞率之會壽七十九壽七十八爲首則其終極年壽之盛可推也是皆何養而壽哉其必稟質厚而壽心地靜而壽飲食起居節且謹而壽夫豈有他道也子曰仁者壽董子曰得天地之泰者其壽引而長壽之先於諸福也久矣中州人多有壽序以壽六十壽七十壽八十九十恰滿之歲爲壽而吾東則尤以周甲稱壽爲重今皆行之從俗也歲丙申郎我伯氏領敦寧府事石厓先生以降之甲而弧辰在重午 上念其壽加恩賜衣食需甚優 東朝

又別賚帑貨卽體我　慈殿至意也先生既辭不獲
竦然曰不材之壽曷以致此恩也此年國制也此日
齋辰也敢讌飲爲其姊若弟咸曰此　聖朝所以錫
壽也涓別日具小膳召族黨諸人以奉德意孰不可
哉於是其弟寅承奉靈壽之杖孼眉壽之酌演養壽
享壽之說放古壽序以壽之曰詩不云乎壽考維祺
以介景福盖言君子之德宜於壽也寅承不敢以彭
之壽聃之壽無量之壽壽先生也亦不敢以太召大
老之壽擬之也願先生之德之壽如耆英之文富暨
明魏劉諸公則斯幸矣敢爲壽

李白澗晦淵周甲壽序

古之君子貴乎德不以貴爲貴故易贊元吉書敘五福詩人之旨多頌壽考皆所以形容君子之德而貴不與焉貴也者外至者也今人反是切切以科目之榮爵秩之尊謂之貴舉天下競之惑之甚矣歲己亥仲秋二日即我白澗文丈周甲之弧辰也其族戚親朋聚而觴之咸曰盛矣澗翁也聰明罔愆四體康彊若子與姪羅列成行而塤篪之唱又皆華首無故經所云吉也福也壽考也並湊畢臻無有一事不備固盛矣然而所欠者惟貴耳夫端良以爲本領堅貞以

爲操履淹雅以爲學術贍麗以爲詞華翁所有也洵足以粉澤皇猷翺翔巖廊以贊鴻朗之治而顧乃棲遲蔭塗用吏事進名實之舛有如是乎其友有趙寅永者歛衽而起揖辭而前曰此非可欠也凡物之理有乘有除無兩大無十全故佛氏謂此界爲缺陷有識之士必避盈亢則天之厚餉於翁翁之消受於身者特以未貴爲德也翁豈以世所貴者爲貴乎且翁伯氏希谷相公方以偉量碩望獨當句軸叔氏海谷尚書志經濟位度支同時而顯可謂貴矣然寅永或趨承於門屏陪奉於樽俎則神采眉宇之間常若有

未能展舒者豈其貴不足而然歟任之重而責之大慮之深而戒之切也退而造翁之室左圖右史几案修整揚扢千古歡然無累然則貴而憂不貴而樂其必有辨之者而昔人曰貴不如賤誠有味言之也寅忝無德而貴者也其未貴也固亦以貴爲願旣貴之後雖悔莫及也是以不敢以不貴欠君子從以爲之幸斯亦祈祝之意云爾

奉朝賀淵泉金公履陽回榜宴序

致政尚書淵泉金公以　正宗癸卯式生員壯元至今　上九年公年八十有九而爲司馬榜舊甲也

上嘉公閱　三朝再赴瓊林命度支致飲食費梨園導樂近臣宣法醞以寵之門下生趙寅永與于宴拱手曰人之所不可期者科與壽耳科也者得失繫於人壽也者脩短存于天俱非我所能自期也有一於此亦足多焉况兼之乎又况以耄耋之齡當唱名之年乎若是者百載而一人猶比肩也是歲與公同年而回是榜者且三人古未嘗有也此固希世之瑞而其蔭庇之者我公也譬之鳳翥而鸞翔松茂而栢榮氣類相感理有然矣雖然彼三人者不過蓬蓽之微而薤鹽之困也唯我公班亞三事年至而退享有清

閒之境已數十年所夫豈與三人者論而公所期哉今有人問公曰公何所修而致此乎云爾則公必茫乎不知爲答而寅永能知之寅永以通家子撰杖屨而奉咳唾者亘久竊覸公官雖尊而不見其自尊也祿雖厚而不見其自厚也寄形於事物之表馳情於雲霄之上所受而順所遇而安曠然如空中樓閣與造物者遊雖風流文采照暎一世不朽之業下上千古而皆寓焉爾吾之光明藏自在也是以心無所累百體從令聰明神識不以年數衰落較始拜時無甚殊公非有服食呴嘘養生之術而要之養生之術無

過於此世皆以有心求之而不足公獨以無心致之而有餘此有不期然而然者特公不能自知而寅永則知之已審亦所期也抑嘗伏聞　正宗大王奬公以花未開月未圓　純宗大王於公謝事之日特灑宸翰曰恩許歸休永錫難老寅永敢追衍之曰未開未圓者未濟之象也休者佚之也難老者不可量也今公之事　聖人已命之矣然是小成也公若以前所不能自期者恬愉汗漫又涉一紀則當爲公紅紙上題名之歲而恰過期頤之數於是乎先王就見之禮可行矣我朝五百年所未有之盛典可見矣寅永

敬以是爲公祝爲國家祝

經山鄭相國 元容 周甲壽序

慶必有頌頌必有諸福之言然必有德而後可言其福故言福不言德其說偏言德不言福其理虛頌之言福蓋以德也夫德與福俱備者不爲不多至若十全無欠缺則未易也故又必曰諸福諸福也者謂福之幷湊也是歲癸卯寔我相公經山鄭公周甲之年而弧辰在仲春之旬有八日族黨賓友頌以慶之相與曰人之德與福有不備故頌之也惟我公不然卽所謂十全無欠缺者雖欲以善頌加之無所措其辭

矣公謙以處心儉以飭躬襟韻疎朗與事物無競祥和之氣自發於外人皆曰淑人君子及其弱冠策名即受異渥翺翔館閣周流外內用能致三事翊萬幾而入告出宣懇懇乎其 聖學也孜孜乎其窮蔀之保恤也此不過內修之細節歷試之粗迹而亦可觀其大矣其於書自少至老如嗜成癖其爲文也腴而贍彪炳而爾雅作爲著述皆可垂後而入其室琴鐘協矣過其庭芝蘭茂矣游息乎堂廡之間無往非唐棣之詠而春草之和矣凡人倫之所樂號稱諸福者罔不畢致而其本德也是皆公所固有無待乎頌而

況公節起居愼飲食康彊寧靜疾疹不作耄期之算有不假灼揲則奚以頌爲其僚生趙寅永洗爵而進曰何爲其然也公之德之福誠不以頌爲輕重而抑嘗聞公家文翼公相 中宗林塘公相 宣祖陽坡公相 仁 孝 顯之際世篤忠藎勤勞王家勳庸著於旂常聲名垂於簡策民到今被賜而公又繼起襲其位述其職矣其可不夙夜儆戒罔虧于嘉績以承三先公光烈哉詩曰召公是似書曰追配于前人皆斯義也今不以是爲勉徒規規於壽考尊富之外至者則甚非所以頌我公我公之頌孰大於是去年

公以寅丞之齒如公今年賜以文獎誨過溢寅丞固
惶懼不敢承今當公飾慶之日又不敢隨衆人作諛
語竊以箴規之意附諸頌

伯氏石厓先生七十賜几杖壽序

蓋聞法門土淨西方之佛號無量化域日舒南極之
星出有道此君子應期之左契聖人御世之上祥也
故五福俱全必先敘壽三王迭尚未或遺年至若有
唐履道之坊鬚眉皓白在宋耆英之會摸畫丹青不
煩火汞之九成天地稟精華之氣仍見海桃之三結
雲煙蓄供養之資斯皆養其厚而修其眞奚但位彌

隆而德彌卲是以民壽上中之次人生七十者稀貳
膳常珍不與接賓之事詔顏兒齒恰當致政之時若
寄以棟樑雖及年而未許必賜之几杖俾適體而自
安烏皮取緝御之規詩徵周雅鳩笻有餔糜之制禮
載漢儀洪惟我 聖朝尤重七旬特開一社地是瑤
函之藏帖自 藝祖而暨 肅 英官惟金榜之策
名由正卿而至輔相敷萬和於邦國者成聯耋矣之
班同一慶於君臣靈壽瞻巋然之閣惟我伯氏石厓
先生以 先王之舅爲我 后攸尊禁闥起居素志
常存兢畏 聖躬保護丹忱不憚勤勞歷世干城謝

兵權以盃酒滿門簪笏處宦海如林樊緬受訓於家庭式遵教於詩禮孝友即祖先相守勿替引之驕奢與富貴不期所當戒者廼懷多福聿享遐齡援故典而曰者纘舊題而亦世維昔青氈之業縱託箕裘是年斑綵之思莫攀風樹涉冬无妄憂肅禮之漸遲計日家人喜私情之稍慰肆惟我　主上殿下恩覃敬老惠洽敦親遇慶增歡體　慈誠於靡極多儀及物軫　聖念於同休承眷顧於綍綸月正元日奉記存於粟帛地部郎官遂將優異之恩爰致穩便之具用在舒伸之際謀長者而必操宜於跬步之間扶老人

而可憩聆句天而拜跪座設梧藤霑湛露而獻酬序循槐棘于時也長春駐景平地望仙嘉賓頌龜鶴之籌昭代飾烟花之象華封祝聖已蒙錫極之仁天保答君應效獻年之悃寅永幸逢　聖主樂有賢兄名位併隆盛眷謬當於調鼎衰頹偏劇微衷猥控於懸車既殊錫於棣華詎無辭於栢悅

東援人物考序

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夫詩書也者古人之粗迹也然而旣讀之又誦之故必欲知其人而論其世嗚呼我東之於　天朝其

再造之恩當與天地並久而有不敢忘不忍忘者則豈但誦其詩讀其書比哉當是時首尾八年之間天朝諸將之牙纛櫜鞬絡續於道盛績著於旂常遺思入於尸祝而其姓名爵里之表表可攷者唯大帥若而人而已其外雜出於傳記者皆茫然也其於不知其人可乎之訓何如哉我伯氏自少篤好攷古而每以此爲之慨然也既又與朴君慶善諸人遍閱國乘野史與諸家記述之可據參以中原文字之雜出者雖其事迹之詳畧官秩之高下各有不同並皆搜入編成幾卷是固得之於斷爛零瑣之餘亦可曰知

其人而論其世矣仍名其書曰東援人物考常以敘此書者命於我我乃因循而未克成今伯氏既没閱舊篋得之遂嗚咽流涕而書此寥寥者烏足以識緣起也雖然使天下百世之人或有能讀此書者其必擊節而歎曰東方人能秉大義也嗚呼豈少補也哉

雲石遺稿卷之九

雲石遺稿卷之十目錄

記

淸平山記
盤谷精舍記
僧伽寺訪碑記
活來亭記
千尺樓記
孤雲影堂記
如在閣記
湖山影堂記

尊德堂記
光山金氏三綱門記
徐氏五旌門記
歸來亭重修記
光州鄉校重修記
龍洲舘記
嶺南樓重修記
鯈魚閣記
花樹樓記
龍泉舘重修記

明倫堂重修記
跋
璿源譜畧跋文 四
世譜三重刊跋
濯纓集跋
春堂遺稿跋
正宗御製河忠烈公事蹟謄本跋
白石遺稿跋
己卯名賢筆帖跋
海槎紀行圖跋

四禮便覽跋
墨莊分韻詩帖跋
御製御書賜伯氏七十壽序跋
易問跋
書致政攷後
書李北海麓山寺碑後
書杆城五儒護聖狀後
雜著
續質疑錄識
霜嶽辨

一指大師畫像贊 并序
完山鐘銘
謝希賢堂諸生狀
謝經山鄭尚書 元容 狀
謝北伯鄭尚書 元容 狀

雲石遺稿卷之十

記

清平山記

直春川府北昭陽之水貫焉滮流行且四十里其名山曰清平輿地考曰洞壑泉石之美嶺西罕有春之號山水邑以清平故清平古慶雲也新羅末釋承玄自唐還作寶賢院是爲文殊寺高麗之際希夷處士李氏資玄者隱其中三十七年清淨守道人與物俱化之山無盜賊谷藪屛猛獸故改名以清平志實也聞性之堂見性之庵及夫仙洞息庵閒燕之所也庵

之下石二窪舊時盥盆也庵之左瓦缶而函者瘞遺骸也洞鐫仙洞息庵四字手蹟也府誌盖如此而院有遺墟碣金富轍爲之記而希夷之徒坦然書之其文有互出者承玄作永賢寶賢作普賢普賢之前有白巖院實永賢所刱也普賢刱於宋熙寧元年本州使李覬因白巖故基而設置也文殊希夷子易之希夷覬之子云富轍當時人識其事頗詳足徵也其府誌之訛乎逮元人崇佛藏經于寺銘之碑益齋之文杏村筆也懶翁高禪也住此山者久寂而浮圖存焉入本朝妖僧普雨與工役重建沁都之石和國之丹

漆窮壯麗無度院之始末也別院曰細香院者清寒子之逃世也嘗居之佛寶曰養神庵者在芙蓉峰側今俱廢鶴燈卵鏡鐵杖鐵杖懶翁物也八松臺在谷口兄弟瀑次之石二級級數丈級間稱龍潭級上下分兩行懸流若比肩焉西川據一山之中瀑之上流也芙蓉峰最高峻而影池寺門前也深不能尺方不能十步旱之不縮霪亦無以加焉其水清澈空明而見性庵從半山裏瀉影一草可辨由是得其稱夫大嶺以西山莫尊於寒溪水莫盛於谷雲而是山甲乙者豈水石云乎高士尊宿之蹟爲獨多也地以人名

不其然乎然而希夷史臣多貶之比之樊英之盜虛名种放之累晩節信斯言也箕潁可羞也退溪李先生獨序列之辨史誣而表章其賢繫以詩曰東韓隱逸誰修傳莫持微癥屛白珩盖嗟惜之也太史公云伯夷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又曰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希夷之見稱于由光幸矣近代隱居者尙矣承賢懶翁之徒亦不可得而見歟山川未嘗變也寺院碑碣雖殘毀不復葺古事猶可想路愈荒緇徒日以鮮少使玆山埋沒者三百年于玆盛衰固氣數歟爲之彷徨而不能去悄然有曠世之思云爾

盤谷精舍記

洪川西六十里有太行之山其下有谷盖與古李愿之盤谷同其名云高靈申氏世居之生於是耕死於是埋桑梓松檜蔚然皆百年間物而舟車之所湊井臼之所聚又是愿之谷之所無也夫古之盤谷處荒徼絕人境非樂土也李愿勳貴子弟耳不足爲之輕重而有昌黎氏之文故後之人從而稱之眞以爲隱者之谷苟使今世人能文章如昌黎氏則於是谷也贊述之鋪張之將復何如且其歌盛道盤之樂而乃曰膏吾車秣吾馬從子于盤此去之之過也盤之爲

言非一道而已詩曰考槃在澗易曰鴻漸于磐是二字者其意皆與盤通槃者盤桓也退而樂也磐者盤紆也進而吉也世亂俗渝賢者在野天下之至不幸固不可與彯纓結綬羽儀明廷者同日語也然則何必捨盤紆之盤而取盤桓之盤乎申氏而字景命者我知之其還也要我爲壁上記若隱居之事昌黎序旣盡之矣又何述焉昔淮南小山作琴操以招隱士而王康琚之辭大失本旨故朱夫子爲之賦續招隱復反之正焉余於昌黎氏亦欲反其意以招谷中盤旋之士云爾

僧伽寺訪碑記

北漢之南有僧伽寺其上峰曰碑峰自京師雲從街迤北見峰巔一柱兀然如人立俗傳麗僧道詵碑今沒字云歲丙子秋秋史金元春語余曰吾上碑峰碑有殘字實新羅眞興王碑也余聞之狂喜約與之共尋越明年六月八日始踐之工執墨拓具以從由僧伽寺後麓轉石磴數百武得壁刻佛像甚偉夾像而右循嶺脊攀厓腹登焉東自龍門諸山南西至于海可一擧目盡也遂令工搨之細加審定除全缺不可强解餘點畫可辨確然無疑者凡九十有二字如眞

興王三字巡狩二字南川二字皆實事可證而與史文經緯者也按三國史眞興王十六年王巡幸北漢山州拓定封疆二十九年廢北漢山州置南川州碑盖紀其蹟也碑文有眞興二字而據智證王本紀新羅謚法始此智證之後歷法興至眞興則眞興時不應預稱其謚似眞興後所立據眞平王二十六年廢南川州還置北漢山州而碑文有南川二字則又似南川廢州之前也眞興王元年在梁武帝大同六年眞平王元年在陳宣帝大建十一年則要之梁陳間刻者又按咸興府之草芳嶺有眞興王北巡碑今佚

但拓本在耳字體似楷似隷極古雅與此碑若出一手意同時所刻也歷數羅麗碑目洵爲上乘然輿地勝覽北漢誌諸書並闕之何哉乃鐫名於碑之左側以識月日始秋史尋碑時東籬金時顯偕之

活來亭記

嶺東多水濱海而湖十數鏡湖爲最環鏡湖三十里勾欄層榭蔚然相望而林泉足以適性田園足以樂生不待水而自成一區則又以烏竹軒海雲樓稱是離於湖數里地也烏竹海雲之間有李斯文伯兼仙橋庄岡迴溪抱土沃宜穀果窳魚錯致之不以價兼

有山海之美昔余自楓山歸路過湖與伯兼遇携酒泛月因叩其庄而樂之每欲卜地於此約以爲東道主人雖塵埃乾沒未能自辦意未嘗不在湖海間也今年秋伯兼來言於庄左築堤而貯水以錢塘蓮種之置亭其上取晦翁詩活水來之義扁曰活來晨夕逍遙以自娛吾之居子所賞也其爲我記之余曰盖晦翁以心而喩諸水水固虛境也今子眞以是淸瀓淪漣者爲活水乎且以水名者皆活物也泉流而不息井用而不竭江海之大波浪萬狀不活不足爲水况鏡湖東濵君家戸庭之所有耳萬壑同注浩浩汪

汪無增無減不見其涯涘乃天下絕特之觀而水之活者無過是也何必規規於堂坳盆盎之涓滴者乎然人之心本無有不活而患不能活者由其有外物累之也仕宦者憂寵辱庶民循利士無以爲衣食之奉舟車之資伯兼則不然屢上春官雖不中輒夷然不以爲意處樂土據名區已自脫灑而無拘攣矣故東地諸勝能恣其遊崇嶺巨浸反爲之厭飫此斯亭所以斂迹息機欲寓其活於心者然則會心處正不在遠而方塘尺水亦湖與海也若其花樹掩映桑麻鋪菜白露蒼蒹魚鳥親人卽臨眺之槩而末之述姑

竢我復遊東海之上

千尺樓記

樓於海之岸岸高而海深其勢自尊故命之曰千尺之樓一說樓之延五十尺厥袤據五之二計其積爲尺者千故名也之二者未詳其孰是而其望之也穹崇卽之也軒敞亦可推也是樓也卽三道統制使李侯石求刱也既落之三致書要余爲記盖余於去年秋因行部抵侯之營與侯同舟泛海指右一麓曰彼陡然而爽塏者可樓矣樓卽乎其地故也或曰統制之營多偉舘巨廈其勝甲於國中又奚以樓爲余曰

水師之要最海瞭也而統營之爲形岡迴巒抱自咸
內港於藏船甚宜然外洋帆檣一踔千里隱現出沒
來去無常故雖遠斥堠謹烽燧常患其瞭望之未得
便也惟此樓則不然所直者海門之衝也濤瀧浩渺
四達無礙鯨鯢鮫鰐不若之物莫敢遁其形焉豈止
臨觀之美而已哉或曰是固然矣今國家昇平垂二
百年桴鼓不警狃於宴安邊圉將兵之臣無所用其
材力徒以歌兒舞女爲自娛資耳其曰此樓之爲瞭
海吾未信也余又應之曰侯於是職已三世矣先績
茂著昭布人耳目罔或以恬嬉隳戎備而侯方祇承

厥美兢兢乎自厲也士固不可以一槩論也且其南望閼山東望乃梁指顧之間若有所興感皆李忠武百戰之餘也英風壯蹟森列如昨日事使後之懦夫皆欲撫劒而起者此樓之力爲多况乎莅此營任此職而登此樓也乎或者唯唯而退遂錄其問答以爲千尺樓記云

孤雲影堂記

伽倻之爲名山以先生也史稱先生帶家入伽倻山以終老今曰學士臺曰手植松曰題詩石曰書堂曰碁閣皆其蹟也是雖尸而祝之可也然先生百世師

也肇倡斯文配食聖廟吾儒之尊之也固宜而學仙者曰先生吾師也學佛者曰先生吾師也杖屨所及競爲之崇奉焉彼崇奉焉者徒欲得先生重耳烏知其誣賢也哉始先生遊學中州泛海而還曷嘗不以經濟自任也及其不幸而遇唐之季羅之末道不得行身將隱矣二氏之汎濫殆寓言也若以吳門之卒廬山之社擬議於方外則不亦失梅陶之本旨乎山之海印寺舊有先生小像與梵塑緇眞相雜也識者病之卯咸安郡事崔侯祉鉉先生二十七代孫也慨然欲矯之就本寺搆一閣新其顏曰孤雲影堂以自

標焉盖其混於寺則近於褻離於寺則又無以護守之也斯舉也誠義起而合於禮者工旣訖要余記其實余惟先生之文章聲名洋溢天下非末學可贊也竊恐夫後之入此山者疑先生於仙佛之間也不得不爲之辨

如在閣記

祭墓之禮昉自中世經無據也或曰慶都之塚堯所祠也而武王上祭於畢畢文王墓也此可證古人祭墓云而皆出於傳記之不經禮家多難言之夫鬼也者歸也神也者伸也人之死也魄歸而魂則伸故爲

之主爲之廟爲之依歸古之專精於廟祭者此也先儒曰鬼神如何可合而爲一非確知鬼神之情狀不能道此然亦有爲之說者曰祭於奥足矣復祭於祊何也孝子之心不知神之所在故博求之恐其或在彼或在此也則祖宗體魄之藏又安知其神不有時而在乎信斯義也雖聖人不能易之兹墓祭之成俗已久而自程朱以來莫之有違也歟鄭侯東老甫一蠹文獻先生祀孫也世世其家于嶺之咸陽郡近以書千里謁余曰先祖左尹公及文獻公兩世墳墓在本郡昇安洞惟歲時牲醴之所未遑焉今始鳩材募工

創一閣名之曰如在盖取祭如在之訓而自文獻公之葬三百有餘年祭閣成其難有如此不可無貽後者子其識之寅永曰是所謂或在彼或在此之義也祭於廟固如在祭於墓亦如在乃無往而不致其如在之誠也安可以古無墓祭疑之鄭侯純篤人也今年已垂八耋有五丈夫子或處蔭路或列館閣頷問安者亦幾人世以厚德歸之而每謂先正之裔與凡人殊以先正事日訓迪于厥家是閣之經紀卽其一也凡爲先正之裔而承侯之訓者有不恪遵於此者哉且文獻公以盛德大業配食于孔子惟我血氣之

屬莫不致力而尊奉焉則其衞護馬鬣者又不專在鄭氏也雖一草一木亦當相戒勿翦況乎祭先生與先生之考之墓者在是閣乎

湖山影堂記

湖南之省城在完山府舟車人物繦至而輻湊旣富且庶號稱一大都會然其臨觀之美無稱意者最萬景臺飛飛亭載地誌耳臺於城南才五里亭於城北爲三十里臺之狀峻拔宜眺望圃隱鄭先生嘗題詩後人刻之巖石間亭今毁舊崔氏物也層崖陡起大川橫之可爲亭尤菴宋先生命其名而記之手書湖

山清致四字鐫于石臺亭之益顯由兩先正也夫以兩先正盛德大業俎豆尸祝殆遍一國而此邦尙闕焉者士之恥也況詩文遺躅百世不磨者乎於是衆議所以尊奉者就亭之北爰刱影堂扁以湖山以兩先正眞像妥之蓋經紀者屢數十年而成之于 當宁己丑也其以影堂爲號不敢用位版者爲嫌於書院也書院之新設邦禁也至若籩豆之品灌獻之節又視宣額之例不敢隆殺者兩先正皆已配食聖廟其禮特重故也禮旣訖黃斯文仁源李斯文莢臣謂寅永職忝巡按俾爲文識其事寅永俗吏何敢自與

於儒林盛典哉竊幸其因是而士趨正學術明不但舟車人物富庶而已則實守土者與榮也遂爲之記

尊德堂記

書院所以尊先賢也先賢之德既遠不可以親炙則必爲之院以尊之籩豆鼎俎欲其齊整牲醴粢盛欲其豐潔跪拜拱趨欲其敬飭春秋以致獻灌月朔以供灑掃勿使不學無賴遊閒之流厠於其間則斯可謂盡誠於尊先賢也雖然是儀也非其本也本也者何也在於講修而已講而修之所以尊吾德尊吾德所以尊先賢士之欲尊先賢者苟能講先賢之所講

修先賢之所修惟日慥慥務得乎先賢之心則吾之德自尊而先賢之德不期尊而尊矣不然雖家尸而戶祝猶爲未尊也況器物品式之末哉湖南之井邑有考巖書院享先賢尤菴宋先生遂菴權先生盖井爲尤翁後命之地遂翁治其後事故其始刱也亦由朝家特命凡係義例亞於校宮與他院迥殊洵章甫之依歸也於是陶菴李先生作講規貽之院制大備而所欠者獨肄習之一屋子耳來湖趙公諱㬚以陶門舊學宰于隣因管院事有意於此而未克就爲士者以爲恨李雅士鼎奎邑之選也任院務蓄院財方

經紀之古阜守金侯裕淳泰仁監沈侯能淑亦院任
也樂聞而助其功不幾月堂告訖扁其楣曰尊德要
不佞爲記不佞卽來湖公兄之孫而會因行縣歷謁
此院適又忝主院席故也其義不容以谫劣辭畧識
顚末庸備故實因附講修爲本之意以勉一院之尊
先賢者至若漸摩成就之方有陶翁之講規在

光山金氏三綱門記

曷言乎三綱門也一門而有忠臣有孝子有烈女也
曷言乎一門而有忠孝烈也金氏貫于光家于阜者
也有諱南式號義村高麗章榮公諱積之後府使諱

弘宇孫也以宗門生從愼獨齋先生學甫弱冠當丙子亂倡義旅至淸州聞南漢媾成慟哭而歸隱于桂嶺山下扁其室曰 大明遺界世稱崇禎處士 當宁戊子禮臣以道儒言請褒之 贈吏曹參議此忠也其子諱履咸尤菴宋先生門人也父病祝代斵其指注血延二日及喪廬于墓石之當伏處爲之穿草之當泣處爲之枯旣闋月猶再省焉人指其所憩之樹曰孝亭命旌閭此孝也有諱允文郞兩公之曾孫若孫也其妻李氏出於 定宗別子長川君普生喪夫而無育欲下從姑力止之遂矢于靈曰爲姑所挽

抑情姑留事其姑益誠姑既沒繼嗣者立然後乃絕食自殞克成其素志亦命旌閭此烈也曷以證其然也頤齋黃公胤錫南州之望也表其兩世之墓而李氏事載在地誌足以徵也曷爲乎題其門之而或曰崇禎處士某之遺墟或曰孝子某之閭烈女某之閭也旌者曰孝子某之閭烈女某之閭典也未旌者異其書法而別之禮也曷爲乎未旌而混之於旌也布衣而自靖獻于　明天子者其義可百世也故有特贈也雖未旌君子謂之猶旌也此其所以義起也曷爲乎爲此門也李氏之次叔之子性溵甫既受其高

會與叔母之　贈旌也爲此門以識其寵俾此邦之人有所矜式也其祖乎義村者於三綱也固已世篤之也曷知其世篤之也道儒之言曰金氏有節行者七賜　贈旌者二人而已其五不及也其五不及也者曷故也禮臣以一門並褒姑靳之蓋俟來後也

徐氏五旌門記

癸巳晉陽之役徐公禮元以知州死其義與倡義諸公一也然　贈最卑謚亦不及君子惜之世或謂公爲恇怮以爲上洛金公在晉可守也上洛壬辰守晉者也固一代偉功而時我全力也敵偏師也雖危尚

可爲也徐公之所對壘淸正也最悍而最健鬬兵號累數十萬乘忿而來義師與 天朝羣帥舉左次避之黃公進張公潤皆一城倚重者次第中丸而殞其城遂不能支以是咎公公不寃哉夫以睢陽之事誣許遠者非公論也昌黎氏所以發憤而爲之辨也使昌黎氏復起當以公爲如何也耶況公闔門殉難妻死於烈子死於孝若婦若女莫不視死如歸卽公有以先之也若此者又倡義諸公所未有也嗚呼悲哉至 當宁丁丑公七代孫宥籲其事始命公及夫人全州李氏旌表其門閭盖公歿二百二十有五年復

十有五年因道啓並以公之子生員繼聖其妻豐川盧氏暨公未笄之女旌之於是搢紳大夫咸知公家之忠之孝之烈而宥以寅永爲同省人俾記之寅永竊按公旣死於王事在法應諡且公次子繼哲摛十三年而還其至孝有格感處終不可滅是又有俟於後日者也豈止以五旌稱塞其樹立乎哉公利川人高麗名臣甄後後孫居關東之橫城縣云

歸來亭重修記

光陵盛際有恬退之士曰歸來申公公諱末舟高靈府院君叔舟弟也以文武材廷臣迭薦之 君上待

以不次將與相可立致乃黽勉而就之又未嘗淹於其位知公者謂公不慕榮利不知公者惜公之不能究其用公則或進或退自託於仲長統陶元亮之間世無有得其志者悲夫蓋當靖亂之世高靈及韓上黨諸人爲之左右鐘鼎旂常赫赫也而殺身如成朴六臣者有之自靖如梅月秋江者有之是誠爲舊君効節爲百代建彝倫耳雖然六臣受　先王之憑几恩深而義重不可貳也梅月秋江布衣也皆可自行其志公不然公之釋褐在　端廟甲戌明年棄官歸又明年六臣之禍作而公已在野公雖欲死之固

無其所且以高靈爲兄未忍以名節獨潔已也故其事宛轉而委曲其心若有隱痛者然其出處皆粗迹也公居在淳昌郡之南山臺嘗立短碑以官號鐫之曰全州府尹遺書戒後世子孫毋或掩其實也其微意可知已臺有亭扁以歸來即四佳齋徐公居正所命而記者慵齋成公俔私淑齋姜公希孟諸名碩各爲之題詠泛稱其歸田之樂於素志槩未及焉抑當時尚有所不敢顯言歟亭舊毀今公後孫錫玄甫懼遺址之久而遂泯也鳩材葺之並揭舊記若詩屬寅永以識之寅承僭猥何足闡公志也倘論者觀公所

處與所以處之者斯識其人矣

光州鄉校重修記

州縣之政有本有末而近世號治行高第者大抵是姑息苟且之末耳若使稅不甚濫糴不甚欠簽不甚闕亦可謂今之良吏然於爲政之本遠矣國家以七事課牧守學校居農桑戶口之次卽古昔聖人富之敎之之意也民而不富無以生也富而不敎無以爲人也然則學校者敎化之本也今光州牧趙侯徹永以歲辛丑秋始莅于州州校之明倫堂及東西兩齋俱災侯惕然曰聖廟事不可緩也亟命鳩材募匠涓

吉日興役纔月餘功告訖堂之楹二十有四兩齋之楹十有二用緡錢幾何皆出於廩歛不及民因延耆德諸生行鄉飲酒禮諭之以孝悌之義講學之道斯舉也其知本矣明年政成登績褒朝廷錫馬以嘉之而州仍大熟獲四岐之麥五穗之禾三穗以下累累也又獲三顆並蔕之木綿民曰上瑞頌聲作焉其爲儒教興而協氣應理或然也不然何必於是州是年有是祥乎凡此皆可爲校宮故實而謹按重修之役自弘治戊申主守權公守平始後七十有餘年主守柳公景深因以拓之高峰奇先生大升爲之文又二

百有餘年 純宗癸亥主守金公銑三重修而高峰
之後孫校理學敬踵其事述之今爲四重修矣在權
公以前雖不可考高麗忠烈王時江陵按廉使金承
印始刱文廟此東國鄕校之權輿而我 太祖元年
命諸道以學校爲考課法則湖南之山莫尊於瑞石
瑞石之下州也其地氣之應文明人物之稟靈秀蔚
然爲省內上州校宮之設必先他邑由是言之其刱
也必於麗末國初也無疑矣寅永於侯爲從曾祖弟
故侯貽書來命爲之記寅永有不容辭遂敘州縣爲
政之本次於刱修沿革謹載之不敢漏俾後之爲此

邦者滿其事思其義勿之有弛廢焉爾

龍洲館記

今昌平宰任侯翼常前宰張侯照並寅承銓擬也張侯任職五載績用成陞郡守去任侯繼之因其治加之以儒化縣之百務畢舉均良吏材余聞之爲昌民喜私又以剡牘不謬自幸也二侯者嘗同辭謂余曰縣之治舊在無等山下中遷之縣東甑山垂五十載至　上五年己亥客舍之號龍洲館者成自三月起訖于八月宰于前者刱之宰于今者落之其材與瓦以縣之廢寺撤其工稍之需以緡計者二千有六百

取諸縣土所收費不上煩役不下調而鉅役就在蕞
爾之縣未始不爲盛事是可記也且舊館之在舊治
者曰鳴陽其刱也雖不得攷其改也卽子六代先祖
景穆公宰縣時也其再重建在 英廟乙酉卽又子
先大父文翼公所記之也況我二人者子所舉也斯
舉也我二人實終始之則今玆記實之文不求之子
將誰之求余作而謝曰然雖然余不佞不能爲兩祖
役今欲以區區文字猥追先武不已濫乎抑余于是
邦也竊有介然而未能忘者余嘗忝叨完闑以春秋
行部而或迫於賑事或爲官道所迂終不能駐節于

縣攀慕遺蹟縣又苦糴賤民不聊生者久余請于朝歲排幾包減估而移之邑皆稱便後來者末之遵獘復如前日云尚奚以文爲哉特其不可孤者二侯之託不可泯者二侯之政而臨觀之美有館於斯者在

嶺南樓重修記

嶺之南以屬邑計者七十有餘其樓臺亭閣之號稱有臨觀者不可殫記獨於密陽之樓額以嶺南者意其山水之勝翬革之美足以押嶺南一路非特爲府誌所載因嶺南寺舊址而然也不侫曾行部至此顧瞻躊躇不啻若滕閣岳樓也特文采風流未能及前

人無所述作及歸數十年凡此樓之樹色雲影常在
夢想間也雖然不佞衰且病不足以竹杖蠟屐而又
非宦跡之更到處故每爲之翹首引領惆悵而不能
忘近聞其再燹而再改建將落之府伯李君寅在甫
久欵也要不佞識之不佞於此竊有爲公事幸者其
役不民煩費自邑辦一幸也政有餘暇及於修舉二
幸也傑搆宏制能復其舊三幸也而使不佞着名於
其間以續夫未了之緣業則謂之私幸也亦可矣夫
州郡之事固以農桑戶口爲課最而樓觀之飾不在
也然自古樓觀之飾在於良二千石不在於俗吏之

拘文法者如此樓之刱卽元至元時知郡金侯湊而其重修者　有明天順時知府金侯叔卿嘉靖時知府朴侯世煦我　英廟甲辰知府李侯熙疇　純廟壬辰知府趙侯基復也然則李君之治以此樓又可推也至於長川曠野大江列岫之環挹者皆詳舊記茲不更贅云爾

鯈魚閣記

伯氏石厓先生近於墨溪山莊跨水爲閣懸其額曰鯈魚蓋濠梁意也適大旱有雨先生喜與客飲于閣余亦與焉先生見水之分流而合于一石之雙劈而

中爲窪顧而樂之曰此在闤闠內耳若使此得之鄉園則豈非吾所有乎余笑曰兄言差矣凡物之成毀盈虧各有其時謂之以吾所有者妄也謂之以非吾所有者亦妄也吾所有而謂之以非吾所有者吾所非有而謂之以吾所有者均之爲妄也昔者蒙莊氏頗解此理以鯈魚二字寓之言今先生以是名閣固將外事物超塵壒與造物者遊豈以此一勺水自私哉先生啞然笑曰吾固妄耳君言亦妄也盍以此姑爲吾鯈魚閣記余拜曰諾

花樹樓記

木覓之北從左順數至第幾岡有樓曰在山卽潛谷金文貞公舊基也地爽塏洞壑窈而深宜眺望盤桓其下爲會賢之坊是惟東萊鄭氏聚族而居者也樓今歸鄭氏鄭氏之長曰經山相公公旣解相印養閒于第見樓傍有環植花樹者曰可園也買其地別構一樓仍以花樹顏之余聞而諗公曰公儉約冠一時游涉絕戶外又何園與樓爲哉意公慕前哲之遺躅耽玆邱之美景以此爲晚年逍遙計也其必名花雜於奇石嘉樹交於異禽雕窓曲欄之連而凉臺燠室之列爲世人所歆艶吾恐我公之志荒矣公啞然笑

曰使我眞能如子言之富且麗階庭几席之間集有錢塘蓮廣陵芍上林橘梁園椑諸品極天下栽種之盛而又使華亭之淸音菱溪之詭觀左右晨夕以供佳賞則古賢者亦樂之吾何爲不然吾之樓非無花也非無樹也非無石與禽也皆山中恒有物豈如子所夸侈哉子獨不以峰瀑雲月不待價而得者又爲之鋪張何也無或以址之隘室之陋反辭而譏之歟我羣從兄弟皆此坊人故欲以一區小築作尋常會而花樹也者韋家故事也傚以名焉其意不在花樹也子何疑焉余起謝曰鄙人愚鹵實不知我公敦宗

族若是也請以此問答付之壁以解衆惑且備木覓下一勝事可乎公又笑曰諾

龍泉舘重修記

龍泉舘瑞輿衙也尹甥大受致容宰是府未半載來言曰舘將圮有不可支是以捐俸廩雇工役不敢費公貨不敢煩民力以新之此當有記實者願舅幸以一言徼惠之爲他日邑觀也余笑曰天地蘧廬也萬物行旅也君何爲此斯須計紛然自疲於斧斤木石間哉且君之邑素以孔路劇繁稱君之任無幾賦役必未均矣糶糴必未完矣儒化民風必未淳矣尙奚

以厥廨爲大受曰是非好爲事然也不得已也苟如
是也凡爲守令者遂無修舉事乎舅言殆戲之也余
漫應之未副者且三年余固有死喪也疾病也不遑
及此于心終耿耿焉今大受移牧于光將南行矣又
言曰向所謂龍泉舘者已屬他人譬如逝水流雲倏
忽過眼無足係戀焉耳但後來者不識何狀人作此
室殊可悵也余又笑曰君曾以此塗墍者翬革者謂
可爲姓名徵信地耶史所稱循良吏龔黃召杜之政
不在此光亦大州也大受勉乎哉雖然若以近世齷
齪覶公舘傾頹如行路人漠然不動念曰我何關焉

者較之豈但曰賢不肖也是可記

明倫堂重修記

上之十四年戊申春大司成臣垶疏言泮宮久不修將圮請葺之 上曰可仍命廟堂劃財費度支董力役凡五閱月工告成盖費緡錢一萬七千發內府錢三千以助之瓦礎材鐵不與焉甚盛舉也臣垶又奏言明倫堂異於他所自 上有視學試士於是乎駐春宮入學之時亦於是乎駐所重自別不可無記實之言 上又可之仍命臣寅永記之臣惶懼不敢辭又不敢終孤 聖旨遂爲之說曰明倫堂者即我

聖祖開刱之初所建也崇德之化實基於此歷五百
年于兹矣此屢毁屢改而其所以記之者卽古大提
學臣卞季良故相臣李廷龜也扁之者卽朱夫子筆
與 明天使朱之蕃筆也其嚴重若此以臣愚騃何
敢當乎雖然臣竊嘗聞父師言矣朱子之言曰此皆
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
之外誠哉言也雖聖人復起不易之矣二帝三王之
道不外于此洙泗洛閩之學不外于此盖倫明則化
成化成則民國平矣過此以往非臣攸聞臣敢以是
爲 上獻又以是爲諸生勸

跋

璿源譜畧跋文

自有　璿譜以來凡吉慶大典必命宗正增修之又命館閣之臣記其實蓋重之也　上之三年春正月乙酉旣卽吉祔　純宗　翼宗于廟越四日戊子加上　明敬大王大妃尊號曰文仁上　王大妃尊號曰孝裕又踰月行　王妃揀選禮三月丁酉大婚成於是援故例謹載之于譜以臣寅永職忝太史俾識之臣惶懼不敢辭遂拜手稽首而言曰夫玄衮赤舃致美乎訪落者敬之至也金繩玉檢致隆乎長樂者

愛之篤也關雎琴鐘之和而麟趾仁厚之應者卽又我萬億年無疆之兆也天地訢合神人胥悅四慶同湊有光簡牒皆可以大書特書也豈不休哉臣竊惟后妃之德莫尚於周太姜基之太任承之太姒衍之三妃相繼以昭受天休此思齊之首章所由作而釋之曰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者也以今視古若合符節而矧惟我　太母殿下御簾帷抗袞冕囘綴旒之危奠磐泰之安環東土血氣含生之倫莫不自得於涵濡覆育之中盛德豐功與天靡極其在於易晉之繇曰受茲介福于其王

母寔我　殿下今日之事而抑周家之未能有也雖然子孝而後顯其親身修而後齊其家天下之通誼也周之三妃固至矣若其丕闡徽音永垂鴻名者則皆本之於文王也今我　殿下所稟之姿文王之聖也所踐之位文王之尊也方且勉勉於典學翼翼於治謨以允迪乎文王之道之德然則雲漢之詠壽考榛楛之頌福祿其將繼此而興與思齊一篇相表裏矣臣請以是俟之

其二

臣聞太任有思齊之頌而太姒能承之故其詩曰嗣

徽音文王有丕顯之謨而武王能承之故其於中庸曰善繼善述皆言孝也然則自古哲妃明王之欲保守統緒者寧有過於迪前光而纘先美乎昔我 純宗大王冲年嗣服我 貞純聖母臨朝同聽政保護之提導之比及春秋鼎盛益明習庶事則爰撤簾帷頤養長樂於是乎隆以尊稱賁以縟禮而我 純廟久道化成之美由 貞純聖母賜也肆惟我 殿下嗣服之年未及乎 純廟我 太母殿下臨朝之日多于 貞純聖母則其艱危之勢憂勤之念不啻倍之然今 殿下親總 太母釋務無一事不與 先

后 先王相符此所謂前聖後聖其揆一也雖詩中
庸所載太姒武王之盛何以加之矧惟我 太母申
膺天眷 聖壽無疆以至于躋五旬開六袠今又
母臨四紀則刻鏤琬琰摹畫日月以丕昭景命乃彝
典也而深執謙挹之衷常存豐豫之戒鴻名駿休讓
而不居者屢矣旣又以斯慶也異於是 純廟所仰
格也 貞純聖母所俯循也予曷敢不率而行之遂
加上 尊號曰光聖 親進冊寶如禮命宗正謹書
于 璿牒仍謂臣寅永會忝太史俾記其實臣拜颺
言曰我 太母厚德豐功葢將史不勝書而若徽號

之或受或不受尤以仰　大聖人作爲至精至微無往非時中義也前日之不受屬　慈躬也今日之受遵舊事也豈不於　貞純聖母益有光哉臣歷溯宮闈之治惟宋宣仁太后爲最號稱女中堯舜若以我太母垂簾撤簾之際經權合宜監于成憲者觀之未足多也臣竊又伏念我　太母之於　貞純聖母固已克嗣之矣我　殿下又當以　純廟至仁之心爲心　純廟至善之政爲政日乾夕惕儆戒無怠使我宗祊鞏而本支昌卿士協而庶民寧然後可以盡繼述之孝而我　太母翊運錫福之至意亦可副也臣

敢攢手以獻

其三

惟我 聖上卽阼之十有四年戊申月正元日以我
大王大妃寶齡光躋六旬我 王大妃寶齡恰開五
袠進箋頌敎于 法殿仍議追上徽號于我 純宗
大王曰體聖凝命欽光錫慶加上 大王大妃徽號
曰隆禧追上我 翼宗大王徽號曰體元贊化錫極
定命加上 王大妃徽號曰獻聖越三月望日 上
親上冊寶于 宗廟旣望加上冊寶于 兩慈殿受
羣臣賀又明日進饌于 大王大妃如禮適又我

正宗 純宗 翼宗三宗寶鑑告成奉安于 太室
於是宗正按舊例請修 璿譜 上以臣曾忝太史
命之以跋文臣於是役前後三奉教矣天休邦籙何
時不然而至若今日所覩合七慶頌萬壽古未嘗有
也此誠皇天之所賜下民之所祝而皆由我 聖上
誠孝所推也夫以玉牒瑤觴備物而致儀金鑑寶訓
闡徽而承謨揚 先王之洪烈祝長樂之遐籌者實
顯親之盛節而亦可驗大德得位得祿得名得壽之
理也曷不休哉雖然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有不
匱之思而後有錫類也又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有

宜民宜人之德而後有受祿也斯乃萬億年無疆之
基也臣敢以是祝

其四

嗚呼我　大行大王卽阼之十有五年己酉夏昇遐
于昌德宮之重熙堂春秋二十有三天旣昇之以聰
明睿知之姿邦國生靈之責又何爲違棄臣民若是
之遽乎天崩地坼萬姓皇皇繼嗣不立莫保朝夕於
是我　大王大妃召見諸大臣嗚咽掩泣而下敎曰
宗社事重不可不擇賢又不可不擇近屬而立之書
下我　今上殿下初諱曰是　英宗大王之玄孫

莊獻世子之曾孫　正宗大王之從孫以親以賢允
合事理且以旁支入承大統於古禮多有之卿等之
意何如大臣以次仰奏曰　慈聖此敎實合於天意
人情不易之典臣等惟有欽仰攢歎而已遂命大臣
奉迎於江華府邸次及詣闕加元服踐寶位以典喪
禮進號於　先王妃爲大妃殿而　大王大妃殿
王大妃殿以古例無可依倣命因前日稱號而行之
祝式則曰嗣王臣而屬稱則皇考於　純廟皇兄於
翼廟皇姪於　大行王仍以　東朝之命　贈本生
皇伯父以　全溪大院君皇伯母以　完陽府大夫

人　鈴原府大夫人寔遵我　宣廟之於　德興大
院君故事皆禮也由是一國帖然造次俄頃之間轉
危而爲安回咣而作慶皆我　慈聖殿下再造之隆
功盛烈亦由我　主上殿下毓德潛光克享天心丕
承無疆之大曆服也豈不休哉旋因宗正所奏繼修
璿譜以臣寅永曾經太史命以記跋之文臣惶隕不
敢辭謹稽古史如殷之高宗舊勞于外漢之宣帝民
安其業多歷年所號稱中興實由於艱險之備嘗疾
苦之洞察也傳說曰念終始典于學周公曰明德恤
祀召公曰能祈天永命此三代賢聖之臣愛君格君

之至誠切語而寔當我　殿下今日之事也臣雖無
似敢以是竊附禱祝之願云

世譜三重刊跋

今譜繼也非刱也故其繫世分派立綱懸註一遵前
譜罔敢違越如序跋附錄諸編可存舊刻者仍以用
之惟八格之約爲七格橫看之參用直看微有變通
其詳載首篇盖前譜開板在於　英宗庚辰我王考
文翼公因歸鹿公辛亥所刊增修而再刊者也及是
歲之重回也諸宗相與議曰我譜義例旣明且備雖
百世不可加也但傳世愈遠子姓益蕃今不繼刊後

將安徽於是大會而講宗誼別具約條嚴添入之規謹考校之法均禮納之式皆告於京外諸派而屬寅永幹其事閱六歲寅永猥叨嶺藩遂就未定之稿而稍加釐改將已聚之財而畧有添補期月然後功告訖揔計一千三百五十六板並庤于南長寺如舊竊念我豐壤之譜自辛亥庚辰以迄于今凡爲三重刊矣其刊也每在乎是營又每在乎吾宗按節之時殆有不偶者存此固我祖先積慶篤棐後人而實惟國家恩澤覃及于世臣雖寅永無能爲役亦得以　君賜之餘追述先志與宗人同慶也玆豈非榮且幸歟

今於譜成之日謹稽故事畧識顛末如右云

濯纓集跋

始濯纓先生文集重刊尤菴宋先生實序之今以舊本漫復刻於紫溪書院院即先生與先生大父節孝先生猶子三足堂先生共享之所也遂以世系與節孝門銘之跋暨三足遺詩並載之附錄將行于世要寅永識其後余惟先生稟希世之姿抱載道之文重之以卓節危行蹈禍於廢朝又得大賢文字發揮之表章之非末學可贅說也雖然吾先祖恭肅公與先生同師乎佔畢齋金先生及先生罹史獄畢齋先生

禍延泉壤而恭肅公亦以門徒遭貶其誼固百世好也敢以不文辭哉竊謂先生之於文天畀之也汪洋乎如江河之不窮橫絕今古卒無有出其上者非天所畀其能之乎天既畀之以此必將假以年壽潤色鴻猷大鳴國家之盛而不幸而嗇其命又不幸而不獲其死此其理與氣舛不能無疑於天也然當世詞苑之號大家者能以著述傳於後甚尠惟是集也不過零金片玉掇拾之餘耳而學士大夫皆爲之愛護恒恐其或佚至於屢鋟而不知止豈非詩所云緇衣之義也耶然則其人賢然後其言可不朽苟非其人

雖有文不足恃也嗚呼天之所以昇先生者其在斯歟

春堂遺稿跋

右詩十一篇春堂卞公遺稿也始公著忠於前朝而其遘禍乃在我開國七年之後諸家記述故多不得其實然卽此咳唾所餘百不能存一者玩其辭味其旨有足悲焉公以　太祖之兄之婿當　太祖麾下之謀去圃隱也知其機密告于圃隱圃隱盖公所受學也方天命有屬大運將訖而公乃奮不顧身自盡於君師則其心曷嘗戀一死也及圃隱死公止於竄

而麗社遽屋公於是死之固無所也至若野乘所錄謂公以散騎常侍請罷諸王子兵欲附撫安之黨竟以是死於定社之際當是時撫安君旣策儲矣使公眞有是事亦如唐王珪魏徵爲隱太子畫計耳於公何傷而斯言也嘗惑之公以圃隱故素得罪於佐命諸臣疑忌已積釁隙已深雖以傾奪之計求入其黨得乎且公欲與圃隱死而不得死死又黯昧不章莫有能洞辨者嗚呼重可哀已余竊謂公之死非　太宗意也抑左右貪功之人濫肆誅夷以張大之也苟非然者公之弟春亭公烏得無坐又烏得爲文苑首

以倡我國朝鴻朗之治乎

正宗御製河忠烈公事蹟謄本跋

右錄河忠烈公與公之次子　贈持平諱珀長子諱琥事實實出於我　正廟御撰弘齋全書雜著中莊陵配食錄而公之十二代孫錫中甫抄謄　聖訓之關河氏處欲以徵信者也旣又以臣寅永職內閣要得與原本準臣竊伏以爲此錄卽　大聖人褒忠奬節顯微闡幽之一副衮鉞則雖家誦之可也非可與本孫秘也遂敢爲之證正訖作而言曰六臣事固與日星爭光夫孰能更贅而第惟忠烈公二子或曰

璉曰班曰琥曰珀傳記互舛迄莫有定及配食錄昭揭之後得有所考據取舍而破然疑之說是豈但河氏一門所恪遵而寶藏者乎臣於是乎又以仰 先王聖學如金聲玉振科條燦然凡有述作百世不能易也嗚呼其至矣哉

白石遺稿跋

右白石遺稿即故諮議柳先生諱楫所著而附以當時諸賢尺牘及碑狀輓誄撰錄之雜出者也先生以斯門高弟當 仁 孝兩朝側席之際列於旌招而終不起尤翁極其推重以爲內省之審不可及也先

生所以不朽固在此有不待咳唾之掇拾而爲之輕重也已先生殁門人廡者累數百人以俎豆享寔在祥期之內斯非眞積力久所推者廣所入者深歟先生屢因國難舉義而丁卯號召之辟師命也曁媾成公亦歸閉門無當世意間以悲憤之蓄於中者發爲吟咏至若書疏諸篇多哀時恫民之語忠厚樸實絕不事雕飾又不爲註釋語錄等文字曰聖賢之言布在方策以身體之自然習與性成又曰吾於著述未嘗深用力焉不足以垂諸後吾子孫當識之噫先生篤行君子也其與高談性命文勝而寡實者異矣先

生家湖南之金堤而寅承傍先祖滄江公嘗宰于是與先生最厚庶乎如偃室之有澹臺也後與先生並祠之其後孫命基述此誼以滄江公後孫秉常甫爲介請于余曰此編我先人訥隱處士諱光德手自裒輯而藏弆者亦未遑爲剞劂計盖有遺戒故耳今薦紳先生咸曰昔日之訓先生之盛德也今日之壽其傳斯文之公議也且是集也烏可不惠我來學也命基惟是之懼敢以校刪之役托之子子其圖之以卒成我先人遺志其於滄江舊契豈不有光也乎余不容以淺陋辭就其書稍加訂定因識其緣起始末以

歸之

己卯名賢筆帖跋

幾齋安公諱處順己卯人也其後孫世居南原尚保其當時名賢筆帖云余因行縣敬借而奉玩則盖自靜冲以下與公贈答者摠二十人以簡札以詩文分作大小兩帖有西平韓公之序河西金先生之手跋而標題之者石峰韓公也稍付之者五峰李公也余不覺拱手整襟作而言曰今人或得此四公之片言隻字亦必愛而護之珍而藏之况此四公所以致誠之眞蹟乎京洛間學士大夫固多有翰墨藏弆者洵

無此帖與肩此非安氏之寶而已乃百世之所必傳一國之所共守而三古所稱鐘鼎珙球希有之玩不足喻其重也第其小帖稍完而大帖多弊破不亟改將壞故竊附五峰故事命工重修且作一函謹鐍而還之安氏安氏仍要數語識之余屢以藐末辭其請愈勤遂畧記緣起如右至於諸先生談經講道觀善輔仁之實有不敢妄贅於舊跋云爾

海槎紀行圖跋

我伯氏所有海槎紀行圖二帖卽 英廟癸未我王考永湖公使日本時從人卞璞所畫歷覽處也璞萊

人名於畫尤工眞境山水云余倩工人摸成一本較
卞帖稍纖媚乏骨力渲染乃過之不知鑑賞家以爲
如何至於異國山川畧以彷彿者言之大坂以汊港
句整勝江戸以坊曲嚴密勝浪華之橋舟般之梁以
工制巨麗勝幽靚則箱根嶺也平遠則赤間關也邃
而靜峭而夐則清見盤臺諸伽藍而其秀偉絕特之
觀則又莫尚乎富士山皆可爲域外奇賞然而故事
信行至江戸傳命故自海而江自江而陸舟車萬里
無非吾于役之及也逮夫庚午之通信也島酋惜館
費要我使無過乎對馬初境以重賄啗譯人獲僞契

藉是爲言請之强邊吏不能禁廟堂黽勉而從之遂爲例凡係隣婧邦猷之利害得失固非書生可論若帖中所載名勝之地自此我人無有能窮之者是豈不重可珍耶元勿川重擧亦癸未幕賓也歸而著和國志敘其風土以疆域圖弁其卷洵有用之書也若更摸得與是帖同蓄當尤佳耳

四禮便覽跋

繼家禮而言禮者在我東惟喪禮備要爲最切今士大夫皆遵之然而家禮則節文未或盡備備要則專主乎喪禮未可幷行於古今而通用於吉凶也是故

陶菴李先生以家禮爲綱其例倣備要而增之以冠昏二儀並据古禮及先儒說酌其繁簡訂其異同作爲一部禮書名曰四禮便覽盖亦備要源於家禮家禮源於儀禮冠昏喪虞饋徹咸具之義而綱擧節該靡有底蘊可以質聖人也凡原書中雙書而不言出處者與雙書而加按字者爲先生定論也其按說冠爲十有一則昏爲六則喪爲一百則祭爲十有九則按字下加圈者又通爲二十有七則而每段註解不與焉不其詳且博哉先生旣沒傳寫之藁尙有所照檢未到者不能與原集並布好禮家多遲之先生之

孫華泉公盖嘗積校讐之功遂爲定本華泉公之兩胤文簡公尚書君繼其未卒而修述之及鋟諸梓附以圖式卽又尚書君分司華都時也是書首尾纔八篇耳閱四世百年而後始克成編書之難有如是矣寅永俗儒也何敢爲論禮言而竊聞爲禮之方有體有用體也者本也如林放問是也用也者儀文度數之末也如曲禮內則曾子問諸篇是也苟不因其用以達其本則烏足爲徹上徹下之道哉然則其命以便覽者寔先生自謙之也謹因尚書君之託畧識緣起如右以俟夫後之爲恭儉莊敬之敎者云爾

墨莊分韻詩帖跋

園林窮勝事鐘鼓樂清時綠野堂詩也除却三山五天竺人間此會且應無香山社詩也其名德壽考風流文物之盛輝映千代邈然若松喬之在雲霄也其後耆英眞率諸會莫不比倣於此然皆一鄉事耳豈與此墨莊之集不出王都元老咸造可同日語哉莊在紫閣峰下即吾宗歸鹿相公刻詩處近吾伯氏石厓公得之荒蕪之餘疏淤剔翳環以嘉植儼成一名園而舊名老人之塲故仍以老人顏其亭盖寓佚老之義也　上之三年丁酉孟夏致政相國金陵南公

原任相國玄圃李公斗室沈公相國荳溪朴公致政尚書淵泉金公同會於此惟朴公今年六十有五諸公皆七十以上而金公年最尊爲八十有三吾伯氏雖最少亦六十有二遂以年敍分韻而識之于時也邦有大慶朝野多暇黃髮赤舃籩豆濟濟都人士女駢肩而加額方之古事殆過之矣未爲不及也如寅承晩進固不敢以司馬端明自擬班於文富之後而至如拜跪於執爵承奉於撰屨爲子弟者職也乃有疾未克從會不若裴令白傅之僕御猶能於君子威儀有所瞻望不其悵歎今因伯氏命不揆僭妄畧記

數語于分韻之下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釋之曰雖不能至心鄉往之竊以是自託於鄉往云爾

御製御書賜伯氏七十壽序跋

臣寅永伏覩我　主上殿下宣賜臣兄臣豐恩府院君萬永七十壽序屏　御製御書者猗歟盛矣臣兄何幸而得之臣何幸而攀瞻之也臣兄不敢以是屏設於室十襲而奉之作家寶仍敬摹入雕俾臣識之臣謹拜手言曰此非一人一家之榮乃　聖人之功用而邦國之輝光也豈但以臣兄之私自慶也且錫壽仁也敦親恩也優老禮也情眞意厚皆可以載惇

史況其煥　宸藻而灑寶墨又萬幾之暇游心於六藝也雖風驪雲鳳之瑞璧月珠星之彩未足喻其珍也昔周盛際歌伐木詠行葦養西序東庠卽尊年也親親也然曷嘗有昭回如雲漢屈曲如奎宿自成天地經緯之文若此哉自唐宋以降人主親御文房光寵其臣隣者亦多矣苟求其彷彿於臣兄所蒙被者則無有也臣又按　御序只一百有八字而與古謨訓簡而文者相合　御書首尾如一無待乎心正之諫臣於是始知天縱之能與凡人殊也其下以　御印元軒一方稽古右文之章一方爲記夫元也者善

之長也稽古也者多識前言往行之謂也右文也者
郁郁乎吾從之謂也皆　明王之盛節也臣敢以是
黙禱焉

易問跋

此易問二篇即我先大夫柯汀府君積久之工也其
曰問也者自謙也其多引東儒說者自以東方人故
也凡爲問十有八爲圖十有三而其八因之也其五
捌之也小子亦嘗聆訓誨繹理義而今欲校勘入刊
乃茫然不省其津涘其於邵氏之傳皇極書何如哉
雖然如序雜之配二天河圖之協月卦蓍法之用右

掛多言易家所未發者嗚呼可易言也姑書此以俟夫絜靜精微之君子云爾

書致政攷後

余於摛文直廬閱羣書偶得致政攷一冊即錄致政諸臣之得奉朝請奉朝賀銜者也自國初至 英宗丁亥凡爲五十有七人何其尠也抑文獻有遺佚歟遂自 英宗丁亥至 當宁丁亥博采掌故又得二十有七人以足之手自抄謄以資考據顧其中有甚願欲故也嗚呼七十致事禮之常也後人鮮能行之其鮮能行之者各有其由焉耳槩不可以常禮律之

然進退之際亦未易言也若我伯祖竹石公之致政也其年未及耆也其遇於時也甚盛也乃毅然決退享林下之福者餘二十年所竊以是編考之或有彷彿於此否耶揚子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余於是重爲之三復

書李北海麓山寺碑後

余少之燕與劉燕庭喜海遊其從祖墉謚文清其曾祖統勳謚文正其人盖名家子文翰又極佳嘗遺余以李北海麓山寺碑一帖今三十年矣偶於舊篋中檢而閱之雖多缺字儘精搨也其碑有梁天監三年

刺史夏侯公諱祥之語考之梁書本傳則天監三年還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將軍湘州刺史云與碑文合而祥作詳又按資治通鑑綱目諸書皆以詳書之祥詳二字未知孰是而此碑之成在唐開元十八年庚午上距梁天監三年甲申纔爲二百二十七歲則如夏侯祥姓名之顯著者宜不至錯誤況北海於金石文字自是實事求是者則或梁書諸史傳寫之不審也耶是未可臆决姑書此以俟考據之精核者

書杆城五儒護聖狀後

丙子虜亂太學生羅以俊與典僕鄭信國等奉五聖

十哲位版達于南漢行在　上嘉其事特命褒賜之
國典採之以備學校之一故事嗟乎當戎馬蹂躪之
際士不失其守而至僕隷之賤乃能舍生蹈義以衞
護於聖宮者斯皆我　列朝敎化成而彝倫敘節義
之所由興也況龍蛇之燹甚於丙子內而國學外而
邑校殘毁汚穢者盖不勝其多當是時亦豈無秉義
特立之士乎及按杆之五儒狀是知先乎此而樹立
有如此者吾黨信有人哉夫冒白刃抱神位庭叱賊
酋終使聖廟重新籩豆如舊其氣節誠力卓然有不
可泯焉掌故之家獨漏之何也爵之朝祀之鄉不可

謂不表章矣且太學首善地也士之親沐者久非如杅校諸儒之處遐荒臨急變慷慨辦事之爲尤難同其義不同其傳可乎此有司之過而文獻不足故也君子惜之

雜著

續質疑錄識

昔者我庚辰譜旣成取其有關於譜事不載原編者集爲一書名曰質疑錄盖欲羽翼乎凡例柯範乎繼述也今於三刊之際凡有疑事多就質焉故又倣舊書以諸宗人往復文字及可資考據者並彙纂而名

曰續質疑錄式遵故事且以俟後人詩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推此義也其爲書不亦重歟抑余於譜役有自愧者三舊譜別編務廣宗誼苟有可據罔不入錄今也則不然不敢以不入舊譜者或有所一毫泛濫也雖其繼修之體有異乎始剏然規模氣像已不知落下幾分一也功役之費錢以千計者六諸宗之所禮納殆過三分有一某不過添助而已而或謂之專任其事則非其實也又若掠美於諸宗者然二也讎校編摩浩浩穰穰首尾朞月積費鉛槧而諸宗參證非不多矣至於貫徹始終克底于成則惟族姪秉

淵甫是賴余方日困簿書不遑暇及又自近年有目疾最妨乎細字之看閱則斯事也何力之自效焉三也夫有此可愧者三而亦能就是巨役者實藉我王考遺訓也王考於質疑錄跋辭終之曰聊以勉後之繼是役者若使後之視今如今之視古則豈非吾宗之幸也哉

霜嶽辨

文獻備考輿地考言淮陽金剛山其名有五曰金剛皆骨涅槃楓嶽怾怛峰巒皆石色白且石苔茸茸常爲雲嵐所浸凝如雪色山名皆骨以此也此言也余

甚疑之石謂之骨可也以雪色而得此名似無意而
金富軾三國史新羅敬順王紀言王子歸皆骨山李
奎報王輪寺丈六金像記亦曰皆骨山則皆骨之名
自羅麗然也楓嶽云者以其山多楓故名古無證南
秋江孝溫錄曰山名有六其五與備考合其一爲衆
香城凡衆香城金剛涅槃怾怛皆出內典非眞名也
然而麗時亦稱金剛故稼亭李穀有遊金剛山記鄭
麟趾高麗史地理志長楊郡有金剛山云長楊今屬
淮陽府河浩亭崙送僧序曰其稱金剛山即假藏經
之說經說金剛山在東海中八萬由旬一萬二千曇

無竭常住其中則非楓嶽之謂矣猊山崔瀣亦麗季
人送僧序曰俗稱楓嶽僧徒謂之金剛山以此推之
山之無定名也久矣今按三國史祭祀志新羅小祀
載霜嶽註曰高城郡又載雪嶽註曰迓城郡迓城今
杆城而其屬縣翼嶺今分爲襄陽府則襄陽之雪嶽
即迓城之雪嶽也霜嶽雖無可考今楓嶽之內山屬
之淮陽外山屬之高城則霜嶽之爲楓嶽舊名確然
無疑又按雪嶽石色皆白如雪故名楓嶽之以霜名
嶽即雪嶽命名之義例也且況望秩重典也而霜嶽
序於雪嶽之上則其崇深高大宜與雪嶽等耳今高

墟郡境內或有他山之可以當此者耶但後人未能
博考古史以俗稱而曰楓嶽以假說而曰金剛良亦
貿貿矣

一指大師畫像贊 并序

師嶺外苦行禪也嘗燃四指以祈君親人佛
故號曰一指余少也相遇於永春江上又再
遇於驪州之神勒寺及按嶺藩聞師尚存邀
致話舊其後仍不知信息如何有混虛上人
智照者致書言謂一指脚下要得亡師像贊
余素不嫺梵家語而旣感三重宿緣又嘉其

門徒千里褁足之誠暑綴短偈而歸之
如是我聞大悲千手運之以心心本不垢師何爲者
指一而已有相無相孰生孰死身亦可捨臂亦可獻
四大五蘊恁地可頓曰有所供君親人佛以甚深力
燃此外物菩提旣證禪照常空法雨慈雲十方是蒙

完山鐘銘

新鐘成銑徑百有二十厥周三百八十有四積之以
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以其徑二十分之一爲厚率
十分去二爲鉦率去四爲舞率厚差眡徑差之率自
鼓至鉦八十有一損益之以三五變而鉦甬之間可

得也盖脩删皃圜衍密數生尺尺生律云

謝希賢堂諸生狀

集青衿而廣疑書凡七十五卷劈素牋而貽好文是四六一篇瓜㦸報瓊琢喜攻玉寅承棫樸賛化枌榆宣風蜀庠詩書雖未及於漢守稷閭絃誦竊有望於齊儒惟此州選士之堂即諸生肄業之所幾箇駿乂聞風而來他日龍門稽古之力嗟功令不可無史而綱目未能有儲百家文章最貴彤管之實蹟千代治亂尚闕紫陽之舊編遂捐若干俸餘爰印一副板本所損者少何足掛齒牙間哉爲益亦多不啻作口耳

賁也不料僉君子謬獎至稱古刺史美覘衛護詞林寧忽育英之願周旋藝圃尤冀燃藜之工茲貢鄙忱肅備雅覽

謝經山鄭尚書元容狀

奉新命於詞壇圈慚揚粃修故覘於文苑箋荷投瓊是四六言非尋常眷伏念寅永拾螢遜胤倚馬輸皐業墜青氈嗟銀根之莫辨功虧絳帳豈豕亥之可徵多病東經緣已疎於翰墨倦遊釋褐願不出於丞郎何廷議之誤推有文衡之隆選禁中視草既叨儒者之榮柱下操觚將紀 聖人之事郊麟藪鳳先達盈

前裾馬襟牛後來居上斯文辱矣爲士笑之不圖僚契之偏深迺至賀書之過侈噓以雲霄之表不惜齒餘證如金石之堅皆由心曲伏遇經山閣下清廟瑚璉之器熙朝黼黻之材職秉中權吉甫有文而有武集成內制歐陽多讀而多看蓬閣續貂悵流光於東節榆關贈鯉憑壯覽於北符遂令無似之賤姿得此不卑之厚意寅承敢不莊嚴什襲珍重百朋玉樹臨風幾切伊人之想香薇盥露庶懷君子之音

謝北伯鄭尚書 元容 狀

禮稱指使忝一齒之居前詩載德音叨百朋之自遠

故人之惠老者以安伏念寅永自量蒲柳之脆姿初乏松喬之秀骨憎三彭於關竅丹鼎緣疎怕二豎於膏肓青囊技拙何光陰之轉眄已六十之平頭化旭方舒縱春臺之敷錫憂心如疚奈句軸之多瘝指榮木而采根白首與無成之歎睠若華而駐景朱顏少却老之方不圖玉杖之祝鳩乃有瓊函之贈鯉合五支之盈數志益頹唐分三種之上珍品宜榮衞伏惟北伯尚書經山閣下厭東壁圖書之府膺北門鎖鑰之權晏元獻詞章少日之遭逢尚記歐文忠名節從生之描畫何論紫誥攀恩幾託玉關之笛青春作伴

應聽長樂之鐘遂令下壽之徵至荷中心之好此時
引領只感投瓜他日懸車何妨揚粃

雲石遺稿卷之十

雲石遺稿 五